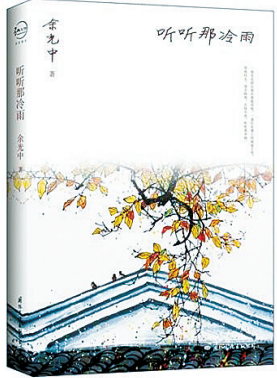


诗意世界中的余光中



《听听那冷雨》
余光中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年3月出版

□宋元新

《听听那冷雨》是当代文学大师余光中散文创作的高峰，收录28篇文章，包括《听听那冷雨》《万里长城》《山盟》《朋友四型》《借钱的境界》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，另有精彩游记、书评、诗论、乐评，文风不拘一格，既有壮阔铿锵的大手笔，又有细腻柔绵的小写意，更有深沉真挚的情感和思考，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。

梁实秋赞叹余光中说：“右手写诗，左手写散文。成就之高，一时无两。”

其实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才是他

一生文学气韵凝练的精华。就以这篇著名的《听听那冷雨》为例，开篇就好像一双手把读者拉进了一场绵密的江南细雨中。

“先是料峭峭，继而雨季开始，时而淋漓漓，时而淅淅沥沥，天潮潮地湿湿，即使在梦里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。而就凭一把伞，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，也躲不过整个雨季。”

余光中先生将愁情与雨景、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、真实与联想交融交汇，传达出“春雨绵绵”“秋雨潇潇”般的离愁，以及“天潮潮地湿湿”的伤感，让人读来也真切地感觉到那“冷冷的”雨、“湿漓漓”的魂和那“热浪沸沸”的情。

白居易说：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而人类之间都有共情，这种共情，不只是能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，也能突破时间的枷锁。《听听那冷雨》，缠绵的文字，深厚的情感，在雨中，每次读，都觉得孤独被满足。而这种对孤独的满足感的共情，在读过的人心中，每当下雨时都会被想起，这也是这篇文章称为经典，被读者一读再读的原因。

余光中先生的散文，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，在情境所需时，会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，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，或是穿插典故。文体和语气变化

多，文章具有非常大的弹性，同时在意境的营造上，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、重叠、交替，让意象变得繁复，更能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为己所用。这是文学大家才有的气度，学贯中西、纵览古今，在众多文体、词句、意象、典故中，纵横捭阖，看似不经意的信手拈来，却又自成一派，浑然天成。

同时，余光中先生也喜欢纯雅天然的、传统中国文人的姿态，他深谙西方文学的精髓，能做到兼收并蓄，为我所用。

真挚动人的情感，超然的文学气度，兼收并蓄的文学手法，决定了余光中先生的作品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被消磨和遗忘，反而能蛰伏在读者的心中，悄然闪光，在人生的某一刻给予读者人生独特的感悟。

如果你想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余光中，并且跟着他的笔触去洞悉人情世故，如果你想体会文坛大家余光中用文字创造的那个可感可触、用情至深的诗意世界，如果你想看到“菊香与兰香”的中国，体会到汉语言传达的深渊绵长的魅力的话，那么余光中这本《听听那冷雨》正在等你翻开。

最后还是用余光中先生的诗结尾：等你，在时间之外，在时间之内；等你，在刹那，在永恒。

妙趣横生“西瓜诗”

□刘琪瑞

西瓜，这“盛夏瓜果之王”，不仅现代人喜爱有加，历代文人墨客对西瓜更是情有独钟。吃瓜、品瓜之际，文人雅士不忘吟诗唱和，留下了不少妙趣横生的西瓜诗。

西瓜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，一般认为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西瓜种子，逐渐培育而成，故名“西瓜”。汉末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刘楨写有一篇《瓜赋》，“蓝皮密理，素肌丹瓤；冷亚冰霜，甘逾蜜糖。”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西瓜的形状、色气、味道。

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政治家，他在奉旨出使金国，路过开封时，当地瓜农邀请他尝瓜，他只吃了两块，留下了一首著名的《西瓜园》：“碧蔓凌霜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。形模漠漠淡如水，未可葡萄苜蓿夸。”当时故都荒芜颓废的风景让范成大心情沉重，清甜润肺的西瓜也变得模样“漠漠”，寡淡如水，甚至比不上葡萄和苜蓿。可

见吃瓜人的心情，直接影响着西瓜的味道。辞别乡老，范成大到了金国，不畏强暴，慷慨陈词，最后不辱使命而归。

最可爱的是南宋末年政治家、爱国诗人文天祥，他吃瓜的粗犷不羁、拓落坦荡，从这首《西瓜吟》诗中，可见一斑：“拔出金佩刀，斫破苍玉瓶。千点红樱桃，一团黄水晶。下咽顿除烟火气，入齿便作冰雪声。”

明代另一位诗人瞿佑写有《红瓢瓜》一首，“采得青门绿玉房，巧将猩血沁中央。结成曦日三危露，泻出流霞九酿浆。”将西瓜比喻为“青门绿玉房”，将西瓜汁比喻为“曦日三危露”、“流霞九酿浆”，读来顿感清甜入口、沁凉透心，不由得唾液漫溢。

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对西瓜情有独钟，他把“吃西瓜”作为人生难得的快意之事。他在批《西厢记》“拷红”一折时，罗列了三十三三个“不亦快哉”，其中第十七个云：“夏日于朱红盘中，自拔快刀，切绿沉西瓜，不亦快哉！”老先生把

赤日炎炎杀吃那井水浸透的西瓜，作为精神、感官之真快乐也！

清初落魄词人陈维崧写有一首《洞仙歌·西瓜》，词云：“嫩瓢凉瓠，正红冰凝结，甜唾霞膏斗芳洁。傍银床，牵动百尺寒泉。缥色映，恍助玉壶寒彻。”读后让人舌底生津、齿颊溢香，堪称西瓜诗中的唯美派。

古人关于西瓜的佳句妙语，不胜枚举。比如，金人王予可的“一片冷裁潭底月，六湾斜卷陇头云”，将西瓜比喻成夏日里的深潭冷月；清代才子纪晓岚的“凉争冰雪甜争蜜，消得温暾倾诸茶”，把西瓜的风味比作冰雪、蜂蜜，把吃瓜后的清爽比作饮茶；丘逢甲的“蕴雪含冰沁齿凉，两团绿玉许分尝”，描述白瓢西瓜甜爽清凉的特点。

在炎夏，吟咏着这些冒着凉气、沁人心脾的诗句佳句，聆听快刀“斫破”的清脆之音，品尝那“碧壶深贮白沆漈，霜刃冻割黄水晶”的西瓜，大快朵颐，多么惬意爽怀，此乃人生之“小确幸”也！

据《半岛都市报》

微书摘

自然

岁月本长，而忙者自促；天地本宽，而鄙者自隘；风花雪月本闲，而扰攘者自冗。

——洪应明《菜根谭》

读书

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，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，不复记忆，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。在气质里，在谈吐

上，在胸襟的无涯，当也可能显露在生活 and 文字里。

——三毛《送你一匹马》

午后

是一日里正过到中途，是一日之希望接近尾声的等待，不耐和消沉相继而来，希望也是挣扎的希望。它是闺阁里的苍凉暮年，心都要老了，做人却还没开头似的。想到这儿，心都要绞起来了，却又不能与人说，说也说不出的。

——王安忆《长恨歌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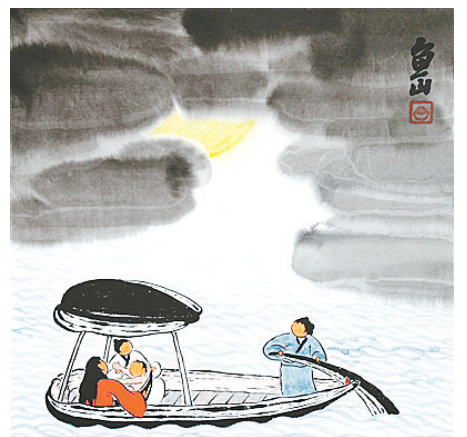
炊烟

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，是劈柴化成的幽魂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，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，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，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，宁静、纯洁、轻盈、缥缈。无云的天气中，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；而有云的日子，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。

——迟子建《暮色中的炊烟》

一睹为快

鱼山 《草间情话》



上面的画，来自建筑师鱼山的作品《草间情话》，以“夏”为主题。一次偶然的灵感，鱼山开始画这些在案头或草间嬉戏悠游的长袍小人的故事，越画越多，几乎独立成一个“可行、可望、可居、可游”的微观世界。尺寸的颠倒，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草叶与枝头就仿佛一个桃花源，脱离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处处都是自在和灵动；人与人，人与花鸟鱼虫之间，又流动着天真调皮的情味。

晚综